

绿色冲击

孙肖平 著





孙肖平 1930年生，祖籍河北省巨鹿县。1956年毕业于北京鲁迅文学院。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级一级编剧。安徽省艺术研究所专业作家。曾出版、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诗、剧本、文艺评论二百余万字。其作品生活气息浓郁，时代感强，风格清新，语言生动简炼，寓意深刻，颇受广大读者喜爱。尤其近作《绿色冲击》更值得一读。

目 录

序.....	峻青 (1)
菊江魂.....	(4)
叶惠民出山.....	(23)
卧牛腾飞图.....	(42)
人生能有几回搏	
——著名企业家李多让印象.....	(62)
耐得寒霜是此枝.....	(80)
茶中英豪.....	(99)
修路人	
——安徽大动脉纪实之一.....	(117)
杜应流和他的车队	
——安徽大动脉纪实之二.....	(135)
留在长江路上的脚印	
——农民企业家张家谱故事之一.....	(154)
绿色的旋风	
——农民企业家张家谱故事之二.....	(170)
父与子.....	(187)
众里寻他千百度.....	(204)
化作泥土花更红.....	(235)
雪消门外千山绿.....	(245)
明珠在这儿闪光.....	(268)
后记.....	(280)

序

峻 青

报告文学集《绿色冲击》是孙肖平同志从事文学创作以来的第八本书。看到老同志、老朋友有新的作品问世，心情十分快慰，不由得想说点什么。有几位评论家在论述肖平的创作时曾指出，肖平对创作的源泉——生活十分重视，远在1955年他就毅然告别生活条件较舒适的大上海，投身到偏僻而又艰苦的治淮工地，随后又到黄河三门峡、长江葛洲坝长期深入生活。他塑造的不少建设者的形象为文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所喜爱。从1980年开始，肖平把视线投向关系着千百万人民命运的改革事业，在1983年出版了小说、散文集《琴台集》之后，他又怀着极大热情四处奔波，足迹留在南国椰树下和北国长白山顶峰，他深入观察采访，执着追求新生活的浪花，然后筛选、过滤、提炼，创作了数十篇为改革呐喊的报告文学作品，为我们展现出一幅幅生气盎然的新生活画面。

中国的改革大潮是从农村兴起的，大约因为这个缘故，肖平把他的报告文学专集命名为《绿色冲击》，而作家的确深切地看到和感觉到滚动在神州大地上的改革浪涛给中国农民带来了什么。正如作者在《雪消门外千山绿》一文所描绘的，当农民挣脱了钉在身上的枷锁之后，他们内心的喜悦以

及由此焕发出来的劳动热情是无法用文字表达的。

对于苦难的忍耐、承受，中国农民是闻名于世的，当改革的初期，专业户遇到的最大艰难并不是苦和累，使他们不安和忧愁的是来自各方面的干扰，这是一些相当强大的势力，如果这些力量得逞，刚刚温饱的农民又要陷入可怕的深渊。因为，这种势力在某些掌权者那儿表现得最为突出。过去他们骑在农民头上胡作非为，为所欲为，不出汗吃白面，不养蚕穿绸缎，改革大潮冲走他们手中不少特权，驯服的农民不那么听话了，一个个平头百姓腰杆挺得直直的，浑身上下流露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这使某些人感到很不舒服，于是对改革抵制、反对，几乎成了他们的本能，所以，农村改革的排头兵大多受到过各种各样的打击、追究，或者形形色色的磨难。《雪消门外千山绿》中的王家斌，当他成了闻名远近的养鱼专业户时，不是仍有人说他兔子尾巴长不了，扬言要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王家斌在围攻和恫吓面前意志坚定，继续搞他的科学养鱼事业，他的目标是不但自己富，而且要无私地帮助全村都富起来。作家以敏锐的眼光看到这正是中国农村的希望，在作品中称王家斌的养鱼场是“东方地平线上的光点”。这篇报告文学发表之后，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赞扬，有的青年朋友给编辑部的信中说，这篇作品对我们来讲比某些文件更有号召力！

肖平的思想日趋成熟，他深刻地意识到中国改革大业要想顺利发展，必须坚决地、长期地与各种错误的思想和倾向作斗争。《绿色冲击》中许多作品都体现了这一积极的主题，加之作家善于捕捉生动感人的生活细节，使用的语言不但简练、准确，而且形象、亲切、流畅，增加了作品的深

度、力度和厚度。作家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写改革，但是，如果被一些生活的表层所迷惑，必然使作品浅薄。只有观察得深，才能写得深，个别自认为高明的作者，因缺乏生活便在作品中玩魔术，耍花腔，堆砌一些非人非鬼、非驴非马的新名词，而肖平的报告文学作品却反映了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尤其是对错误倾向进行了血和泪的控诉。《众里寻他千百度》、《人生能有几回搏》和《卧牛腾飞图》等，深入地细致地描写了主人翁们的悲惨遭遇和不屈的抗争，令人不寒而栗。

改革需要作家冲刺，同时，改革又哺育了作家。那些开拓者的胆略和不屈不挠的精神，给作家以血肉和灵感；那些新鲜而又火热的生活使作家振奋、激励。空前豪迈的改革事业值得作家把全部精力、才能、智慧献给它，因此，肖平这几年的实践是值得朋友们称赞的。当然，他的报告文学作品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或弱点，但他却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跟着时代前进的。报告文学迅速反映现实生活，提供大量珍贵信息；当作家占有大量生活素材之后，有可能产生时代的巨著。对一切热情拥抱生活的作家，我们都有理由期待他们取得更大的成果。

菊 江 魂

1

在省府工作的一位战友，最近到东至县航运公司看了一下，他回到合肥就跑到我家兴冲冲地说：那儿虽然是一家集体企业，可颇有点现代化的气魄，尤其是创业人潮世富……

随即，省交通厅长王清华和省航运局长王林维，也向我介绍了潮世富的不少情况。于是，我决定暂把案头的文字放一放，先去采访潮世富。

一路上，我做了种种猜想，这个潮世富会不会象电视屏幕上常常出现的那些改革家一样：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一见如故，口若悬河，衣袋中有名片也有文凭，会挣钱也会花钱，至于经历嘛，自然坎坷崎岖，情场上却总是一帆风顺……

纯粹是主观主义。改革家是多种多样的，就象飘落的雪花，每一片都不相同的。

站在我面前的潮世富，活脱脱的一位老钳工，既没有时髦的衣着，更没有流水般的寒暄，（半天只对我说过两句话：呵，来啦？呵，吃饭吧！）他伸出来的手粗糙得能当锉

刀用，块块老茧有蒜瓣子那么大。他身躯魁伟，双臂有力，还没用劲，就把客人的手握得生疼。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也并非精明强悍，智慧超人。不过，他那亲切和蔼的面孔上，一览无余地表露了他内心里的纯朴和真诚。他口袋里没有值得夸耀的文凭。因为，七岁的他不知校门在何方，还没睡醒，就得赶快去村外放牛。以后，又从牛背上翻到大渡口镇上的粉坊里，学会了拉粉丝，做酱油。他苦惯了，做活很卖力，各级领导都喜欢他。1958年他入了党，1959年出席了全省群英大会，1960年又转了干。他的经历是平淡的，爱情生活也是简单的，除了他的结发之妻，好象没有第二个女人向他发起进攻，而他在这方面似乎也特别的拘谨，甚至还有一点封建。例如，他看不惯烫发头，高跟鞋，牛仔裤。他家里，民主空气甚少。客人来了，女儿、儿媳一律不准上桌。要不是他喊一声，儿子也不敢过来端酒杯！所有这一切，哪儿象什么改革家？然而，潮世富又的确在奋力地开拓，在大刀阔斧地改革。他把连年亏损的东至航运公司，变成了拥有近千万元固定资产的大富户，使八百名职工的收入，从一天三毛三，到一月一百多元，第一线的船员则高达二百元！公司的青年人对他又怕又崇拜，老船员却一边倒，提起潮世富，无人不伸大拇指。

我采访了几天之后，即想动笔写一篇报告文学。去年被潮世富请到公司当医生的许云龙，十分热心地对我的文章起了这样的名字“菊江魂”。我明白许医生的意思，这是因为，黄河从发源地约右列宗渠到渤海湾，只有一个名字。而长江在上段叫“金沙江”，在南京段叫“扬子江”，在东至县境内则叫“菊江”。在民间传说中，菊江因陶渊明酷爱

菊花而得名。不曾踏入校门的潮世富，对大诗人陶公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刚正气节，是十分崇敬的。我到东至的当天，潮世富就说：“去看看陶公祠吧！”陶公祠就在东流镇以南的山坡上，陶渊明曾在此饮酒、做诗、种菊花。潮世富常常到这儿瞻仰陶公的画像。他默默地接受先人的教诲。所以，这个小人物，也学会了不在邪恶势力面前屈服！

2

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逆流抗争。

这就要多少讲一点他的历史了。

1959年，他还是大集体综合厂的一个小小的车间主任。刚从省里参加群英会回来，县委组织部就找他谈话，他怎么也没想到，县里决定他去酒厂当厂长。组织部长宣布这决定时，他吓了一大跳。他说，我潮世富斗大的字不认识一麻袋，出力气可以，当干部不行。酒厂是县办厂，在那儿当厂长，文化要高，还得能说会道，我笨嘴拙舌，请领导照顾，免了吧！

再三请求，还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潮世富只有捏着鼻子上任了。

当时，酒厂问题成堆。厂长怕打成右倾就拼命向左歪。上边叫他“跃进”，他就使劲地“跃”。他把生产指标搞得超过设计能力的几倍。但酿酒工业是门科学，吹牛皮只能吹出一泡尿来，可吹不出酒来！上海开着车来运酒了，酒厂却没有酒。欺上瞒下还了得，一张薄纸，把厂长撤掉。这真叫：走快了，赶上鬼；走慢了，鬼赶上。

潮世富倒不怕撤职，怕的是自己当不好这个厂长。扫盲时，听先生讲过，实践出真知。他相信。他听别人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先前不会游泳，一次不小心掉进池塘，池塘很深、很深，脚够不到底，又没有人来救他，他就在深水里扑打、挣扎，水喝得不少，肚子胀得滚圆，说也怪，从此他倒学会了游泳。这个故事对潮世富颇有启发。

他首先找到一位姓胡的老师傅。说老，也不过三十五六岁，在工厂里，表示对技术高的人尊敬，再年轻也得喊老师傅。潮世富发现这位姓胡的老师傅，从不迟到、早退。虽然因饥饿，腿上浮肿得用手一按一个坑。脸灰白，消瘦，无精打采。可干起活来却十分卖力。潮世富有跟班劳动的习惯，时间长了，一问，原来这位胡师傅是一个“右派”分子。他原先在合肥市一家酒厂当技术厂长。因为57年给党提了几条意见，成了用心恶毒的阶级敌人！他学习钻研的是酿酒专业，那个酒厂是他修建的，一成了右派，他要求在本厂改造，上级也不同意。合肥是省委领导机关所在地，这块地方应该纯而又纯。怎么能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居住？他要是放火，或用黄色炸药把省委大楼炸倒怎么办？赶出去，赶出去！于是，他被赶到遥远而又偏僻的东流镇。他有酿酒专长、熟知生产规律，听到厂长在大会上动员，要为多少多少万吨而奋斗时，他感到好笑，但他不敢笑。“分子”是没有笑的权利的！他的任务是老老实实在地改造，脱胎换骨地改造！

“胡师傅，下班后，能不能到我办公室去一下？”潮世富向“右派”发出了邀请。

“右派”进了厂长办公室，缩在墙角。等待厂长训话。

然而，新厂长和蔼地说：“老胡，您请坐！”

老胡把头慢慢抬起来，用眼眯了一下厂长。他弄不明白，新厂长为什么对自己这般客气？他听别人议论过新厂长，这位新厂长是省劳动模范，而且是在反右派运动结束之后入党的，不用问，此人肯定是反右的积极分子。想到这儿，老胡的心猛一缩。可新厂长待他的确友好，甚至可以说是亲切的。难道新厂长在使什么手腕子，故意摆下一个无形的圈套？他想起党委书记动员他“鸣放”时的笑脸，越发提高了警惕。

其实，潮世富对老胡的微笑是发自内心的。虽然为了注意政治影响，在群众面前，他不理睬老胡。但此刻是在自己的办公室，没有别人，他可以和老胡好好谈谈了。在交谈之前，他向窗外望了望，又把房门关关紧。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老胡，事情总会弄明白的！”

“弄明白什么？”老胡一愣，还以为自己又犯了啥错误。

“你在合肥的情况，我打听过了……”

老胡又朝新厂长眯了一眼。

“胡师傅，明天，你不用上班了，先到医院看看病，我给医院通过气，请他们批给你5斤黄豆。”

5斤黄豆，在饥饿的1960年，简直就是叫人起死回生的“灵芝草”！老胡的心猛一热。

酒厂经常发生质量事故，潮世富希望老胡能帮他想想办法。就在他和老胡交谈的第二天上午，又发生这样一件事：下了一千四百斤料，可一斤酒也酿不出来！

“需要重新发酵。”老胡检查了配料单和工艺流程，对

新厂长说。

对于一个酿酒专家来说，这点困难是太容易解决了。果然，重新发酵之后，香喷喷的酒，流水般汇入酒池。

“潮世富的阶级立场站到哪儿去了！”有这么一伙人在厂里闹开了。他们指的是厂里生产上有了问题，潮世富不依靠工人，而是依靠右派分子！右派分子是敌我矛盾，难道身为共产党员的潮世富真不知道吗？

“是我请老胡出山的。把话挑明讲，就算老胡以前有错误，可他把报废了的一千四百斤粮食变成了好酒，这总不能说他是反党吧！上级派我来当酒厂厂长，我不是走江湖的，也不是卖狗皮膏药的，我要把酒厂办好，谁能帮我出好酒，我就给谁三鞠躬！”

真理在握不怕鬼，潮世富居然在全厂大会上天不怕地不怕地对喇叭筒子喊起来。

“你不要那么死心眼，和右派分子打交道可不是好玩的。”好心的师兄这样劝他。

“如果上边也说我立场不稳，我就把乌纱帽甩到他们办公桌上！”

潮世富这么一硬，那伙起哄的人瘪了。从此以后，他这个新厂长更大胆地依靠、使用老胡这个“右派分子”了。省城偌大酒厂，老胡都管理得井井有条，这小小东至酒厂，又怎能难住他？潮世富靠了老胡，酒厂生产大为改观。

在起用老胡的同时，潮世富在粮食定量上打了一点埋伏。按规定，职工一天是八大两，只够喝稀饭，撒泡尿就没了，那有力气干活！潮世富私自把定量翻了一番半，浮肿病的人数迅速下降，工人那青灰色的脸上，渐渐出现了红色，

眼珠儿也明亮了许多，这叫潮世富感到十分快慰。但好景不长——

“老潮，电话！”

“哪儿？”

“县委！”

他预感到，似乎要出什么事了。

3

“老潮，和你商量一件事。我们打算请你到县航运合作社担任主任……”

潮世富一听就皱紧了眉头。航运合作社就在酒厂附近，那儿的情况，他一清二楚：十三个贫苦船民，六条破木船组成的水上互助组，1955年才改为初级合作社。至今，人员虽是多，运输工具依然相当落后，在这大灾之年，别说没有货可运，即是有，尽是一些靠天（没风不能行动）的小木船也成不了气候。名曰初级社，实际上穷得连一间草房办公室也没有。那时，城市流传着这样两句话：“七级工、八级工，不如农民一担葱。”许多船员把船随便丢在一个地方，偷着跑回农村种田去了。有船也开不起来。

潮世富心想：难道有人告了我的状，说我立场不稳，重用右派，组织上才调我？“不，老潮同志，你是省一级劳模，有能力，有威望，只有你去，才能把航运合作社搞好！”部长似乎是语重心长地说。

老潮入党时宣过誓的：个人服从组织。组织上和个人谈工作，不是摆地摊的，可以漫天要价，就地还钱！

“好！”潮世富终于接过调令。

俗话说：世上三样苦：撑船、打铁、磨豆腐。头一样就是撑船，三面靠水，一面靠天……好心人劝他莫去。他还是和酒厂告别了。

他刚把行李卷放下，就向江边走去，他急需要弄明白，这个初级社为什么办得如此糟？难道真是船家的头难剃吗？经过一段时间的走访，他模模糊糊地感到有一个幽灵在这儿徘徊，这幽灵究竟是什么？他也说不清楚。有些事情，明显的不对，例如：船员用生命、汗水挣来的几个钱，一下子投入“伟大”的技术革新运动中去。这么个穷社，居然提出几个月就要实现机械化，眼看着白花花的票子，连个漂儿也不打就沉入江底！1960年，被嘲弄了的自然法则，开始无情地报复了，毫无经济力量的船民们，被饥饿的黑幕所笼罩……航运合作社的头头，还是大搞“阶级斗争”，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竟揪出三十多个四类分子！潮世富经内查外调，发现这些四类分子大都是好人。于是他刮起一阵风，把那些“分子”头上的帽子统统吹掉！他的阻力相当大，所以，开平反大会那天，他把东流派出所请来，坐在主席台上，让无产阶级专政的要员，也做四类分子的“后台”！

这一招，果然有效，会场秩序良好。

新官上任三把火，潮世富这“一风吹”的第一把火，轰轰烈烈，把全县的人都震了。

潮世富全力抓生产，他身上没有孙大圣那些解数，无非老一套，和去酒厂一样，跟班劳动，吃苦在前，不说空话，实事求是。这“笨”办法居然救了他的命，航运社的收入渐渐多了一些，船员们两千一稀，还能制件新衣。他吃着碗

里，看着锅里，想更上一层楼，那知，忽然天昏地暗，人妖颠倒，文化大革命来了！

4

时传祥变成了“工贼”，于是，全国各地的劳动模范统统变成了“坏蛋”。潮世富自然也在劫难逃。首先是罢官，想把他搞臭，可过了筛子又过箩，再用放大镜照，还是找不出他什么材料。当然罗，在酒厂重用右派，在航运社充当四类分子的大红伞，这些罪状是逃不了的，但造反派对这些死老虎没有多大兴趣。

造反派既然夺了权，就得“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是个轻巧活，抓生产可不那么轻闲。要跑腿去联系货源，要调度船只，要指挥装船，刮风下雨也得干。这和造反派的宗旨对不上号，造反为了享福，为了有权有势，谁他妈的愿找罪受！不行，这沉重的枷锁要套在潮世富脖子上！于是，潮世富被结合到领导班子里去了。大家记得，当年，安庆地区武斗水平相当高，除了飞机、坦克没上街，什么武器都用上了！两大派，夺了权的就狂呼“好得很”！反夺权的就对骂：“好个屁！”这“好、屁”两派，各霸一方，武装封锁了江面。潮世富跟船运货，顺流而下必经安庆市，今天被好派抓住，说他是给屁派运子弹的；明天又被屁派绑架，说他是为好派送枪支的，搜船、搜身，家常便饭。

武斗日益激烈，流弹不时向江面飞来，一个年轻船工突然中弹身亡。船员们吓得东躲西藏，只有暂时停船。可这停航的决定刚作出，有一批棉花货物，急需运往上海。潮世富

和几位船长商议如何办，他们大口大口吸烟，就是不表态。”这也难怪，刚打死了一位船员，谁心里不害怕？但是上海急需棉花！潮世富心里很不安。从他参加工作以来，还没有一次因为任务艰巨而后退过。他找了几个造反派，都是有开船技术的，可人家忙着抓革命，不肯上船。倒是曾被某主任打成“四类分子”的几位船员挺身而出，协助潮世富把货装上了船。这时，航运社有了第一只拖轮，木船改装的，那台四十马力的柴油机，是老潮从县水电局买来的。货装好了，驾驶员找不到，他们说，子弹没长眼！

“如果我保证你的安全，你开船吗”潮世富对一位驾驶员说。

潮世富说话时，大江北岸，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又象过年放鞭炮一样响了起来，“哒哒哒，冬——”驾驶员叫了一声“我的妈哎！”猛的跌倒在地，再也不吭声了。过了片刻，这位驾驶员才扫了老潮一眼，那意思分明在说：“你保证？你保证得了吗？”

潮世富抱来两床湿棉被，挂在驾驶台两侧，他从电影上看到，湿棉被可以防弹的。挂好了湿棉被，潮世富又挺立在驾驶台左侧湿棉被外，他身躯高大，腰圆背阔，结实得象一座铁塔。他请驾驶员好好看看，同时声如洪钟般地说：“子弹打来，首先有我这二百来斤挡着！”

驾驶员被感动了，也不知是眼里飞进了灰尘，还是怎么的，总之，驾驶员用手背擦了擦眼角，然后，面对滚滚长江吼道：“老子开船！”

船队起航了，雪白的棉包象云朵在江面上飘动，安庆方向的枪声一阵更比一阵紧，潮世富挺胸仰首站在船头……这

一准备以身阻弹震撼人心的壮举，把所有目睹者惊得目瞪口呆，嗓门眼往里吸气。连造反派头头也由原来想的是利用他，到佩服他，甚至信任他。潮世富抓住这有利时机，把几个坚持派性、煽动武斗的小小野心家，调到了常常不能上岸的船队上，使这些“能人”成不了什么气候。航运社的生产形势日见好转。

5

话又说回来，潮世富毕竟不是神。尽管他处处克己奉公，事事吃苦在前，把整个身心全都扑到了航运公司的事业上，可他还是斗不过徘徊在中国大地上的那个幽灵。他的船队，上可以抵武汉，下可达上海，可他不敢发财，也从来没有想过发财。一位大人物不是这样说过吗，富了要变修的。忠诚老实的潮世富，爱说老实话：“要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东至县航运公司还得在苦海里挣扎！现在，上级领导、记者、作家表扬我，什么老模范呀，改革家呀，开拓者呀，实在叫我难为情。”

我说潮世富面对赞歌受之无愧，这是因为他为航运公司的腾飞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立下了汗马功劳。你到东流镇去看看，到处都是他创办的工厂、企业，什么造船厂、修配厂、百货公司、煤球加工厂、招待所、饭店、鱼塘等等，以副养船，经济效益滚雪球，越滚越大，光是把木船全部改为钢质船，这需要多么大的投资！而那横跨大江南北的两条船桥——客轮渡和汽车轮渡，又是许多经济巨头不敢去想的！一条汽车轮渡船就要花去数十万元，还要修码头，铺设江边